

對不起！對不起！

我在同一天看了兩對夫婦，一對結婚三十六年：永梅和達文；一對結婚四年：安妮和大衛。

永梅和達文剛剛做了祖父母，從美國探孫回來，本來十分興奮，他們一早就把孫兒的照片電郵給我。但是兩人除非不對話，一對話就會把最好的事情都變成彼此怨懟的藉口。永梅是不斷的數落丈夫，達文是一面的不服氣，每一宗事都有各自不同的版本。

達文說，他們已經操勞了大半生，現在是享福的時候，最希望的就是與老妻執子之手。

永梅卻說，他是說一套做一套，一直以來都沒有盡丈夫的責任。

我問達文究竟永梅在生他甚麼氣，他也說不清楚，只猜說也許是十多年前曾經要求妻子節省開支，妻子不明白他的苦心所至。永梅聽了立刻提出反對，她說：「你就是不明白，我並非不肯節省開支，我最生氣的就是你要我節省，自己卻繼續花天酒地……」兩人又再各持己見。

永梅是越說越生氣，一口氣投訴各種前因後果，連這次探孫，也因為時間安排的分歧而吵個不休。達文卻是越說越無聲，像個受委屈的孩子，一面苦惱。這種溝通形式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，反而會把夫婦間的死結，打得更死。這種溝通形式，也是近代夫婦常見的互動模式。表面看來是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，實際上是很多男人都無法面對妻子的情緒高漲，總是以大道理回應，女的越聽越不受用，男的就更是溜之則吉；但是並不等於心中沒有氣，覺得被逼上牆角時，就會惡言相對，妻子當然更是受不了。這種惡性循環，長久以來，不知不覺就把夫妻定了型。都說是對方的個性問題，其實這大部分是互相造成的僵局。

安妮和大衛才結婚四年，但是他們製造的僵局也開始成形。大衛說，這是他的第二度婚姻，他不想再失敗。但是自己工作繁忙，下班回家只想好好休息，妻子卻總是以家事煩他。本來男主外，女主內，各人有各人的本份，但是妻子過於情緒化，一不留神便說錯話，後果弄得更糟。

安妮被診斷患了憂鬱症，她說自己與父母關係疏離，自少便渴望創立一個有人關心自己的家庭，沒想婚後丈夫完全不能支持自己，生病了，自己找醫生，懷孕了，自己去打點，心中不痛快，反而挨他怪責。她說著說著，就哭起來。

大衛也曾嘗試安慰她，告訴她說，夫妻相遇是一種緣分，但是不知道他還說了些什麼，因為安妮只聽到他說，與她結婚是基於緣分，其實並不真的愛她，因此傷心欲絕。

與達文一樣，大衛處理妻子的方式，就是不斷解釋自己的觀點，希望對方做個聽話的小女人，不要耍性子。

很多研究兩性關係的學者都指出，女性長期地被家庭及大文化訓練做賢妻良母，只許溫婉柔和，一旦怒火燃燒，就會被認定是情緒失控，無人敢接近。丈夫的逃避，最會讓女人發作，而女人的發作，又最會讓男人跑掉。

大衛十分苦惱，看來比妻子還要憂鬱。他說：「我本來就不喜歡說話，最怕妻子鬧情緒，我說什麼都錯，更是無話可說了。」

他問：「有書可看嗎？很多書都叫我們要溝通，問題就是溝不通呀！」

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，永梅和安妮，一個罵一個怨，其實都是希望丈夫了解自己心中的苦澀。這些苦無對策的丈夫，只要忍得住氣，細心聆聽，好好安撫，妻子即使口硬，心中都會受用。但是知易行難；妻子要是滿腔怨氣，丈夫又怎能對你體貼；丈夫對妻子冷漠，妻子又怎能給你好面色看？

雞先、蛋先，誰也說不準，但是矛盾並非來自單方，必要有一方首先衝破這種惡性循環。我對大衛說：「既然你認為安妮誤解你那緣分之說，你可否捉著她的手，好好地對她說，老婆，別生氣了，我真的很愛你！」

他還沒有行動，安妮已經搶著潑冷水，說：「我已經不再相信他！」

大衛遲疑了一回，終於面向妻子，拉著她的手，說：「對不起，讓你那麼傷心，我其實很愛你！」他隨著把安妮緊緊抱著，安妮終於靠在他胸口哭了好一會，像小貓一樣順服。

大衛抱著妻子，突然轉個頭來問我：「接著要做什麼？」

我說：「接著就謝天謝地，還好結婚才四年，僵局還有解決的餘地，如果再過三十年，怨氣衝天，到時要化解就更難了！」

像永梅那樣，她對達文的忿恨，經過多年訓練，已經達到爐火純青，對別人總是和顏悅色，一說到達文，就是一連串的奚落和攻擊。她並非不知道自己對丈夫的態度過於負面，只是成為習慣，而且她深信自己有足夠理由責怪丈夫。

她恨癢癢地說：「我本來是個快樂無憂的少女，是他把我變成現在這個警扭模樣的。」

我問他們：「你打算繼續這樣折磨對方嗎？還是希望活得好一點？」

達文點頭，永梅卻認為自己已經沒有感覺。夫妻最大的悲哀，就是無法接近對方，而悲哀中的悲哀，就是不再想接近。

怎樣化干戈為玉帛，就必須重新發動永梅的柔情。我只好轉向達文：「我知道你愛你的家庭，但是你最大的錯誤，就是三十年來完全無視妻子對你的怨恨。你既然有能力把她變成現在這個模樣，當然也有能力把她變回自由活潑的樣子！」

像大衛一樣，達文靦靦腆腆地轉向妻子，永梅仍是一面不屑的神情。我鼓勵大衛：「別怕她又潑冷水，你有一個強大的肩膀，不怕她的拳頭！」

幾經辛苦，達文面對永梅，巴巴結結地求她寬恕。他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一直不明白你的感受，讓你變成這般苦澀。只是你一向我發惡，我就毫無辦法！我們可以重新開始嗎？學習怎樣彼此接近嗎？」永梅沒有回答，但是起碼一反常態，沒有罵他，還由得達文牽起她的手。

一句對不起，有時比百般解釋更為有效。偏偏這一句話，在很多夫妻的詞彙中，並不存在。當然不是一句對不起就可以解決前嫌，那只是一種要求接近、要求妥協，為彼此的僵局找個出口。

也許有人會問，為什麼我總是叫男的去道歉？夫妻之間實在彼此都有太多對不起對方之處，但是如果連這一點都要斤斤計較，那就怪不得他們的女人如此氣憤了。